

大庆新闻简讯

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县 法轮功学员邢艳波最新情况

邢艳波自从二零二四年七月七日被警察绑架后，二零二四年十一月末被大庆法院判刑十个月，罚金九千元。从二零二四年七月七日至二零二五年五月七日期满，邢艳波现被关押在大庆第二看守所。

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局近期 绑架并骚扰多名法轮功学员

二零二五年四月九日，大庆市万宝小区法轮功学员于春艳（年近七旬）在家中，被萨尔图区多名警察绑架并抄家，警察抄走很多私人物品；同时绑架了另外三名在其家中做客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年事已高的女性。三位做客的学员被非法关押七天后放回，于春艳现仍被非法关押于拘留所。

四月九日同一天，新村玫瑰园（一说绿色家园）小区有五名法轮功学员被东安分局警察绑架，其中一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当场发病，被送入医院，后被办了“取保候审”；还有一名被非法关了七天后放回。另外三名学员仍被非法关押中，其中一名学员叫董敏，另两位姓名不详。请知情者提供详情。

大庆东风新村法轮功学员杨桂兰年近八旬。二零二五年四月十一日，萨尔图区分局警察到她家敲门，没找到人，就打电话找其女儿到公安分局，说：你妈岁数太大了，你替她签个字吧；还威胁说不签字会影响三代，被其女儿拒绝。警察恐吓说：你不签字，还会找你妈。其女儿目前仍是独身，与老母亲相依为命。◇

23年前 大庆陈秋兰被看守所野蛮灌食迫害致死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大庆市法轮功学员陈秋兰，女，家在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二零零一年七月出去散发真相传单，被恶警跟踪绑架，关进大庆市看守所，受到虐待，经常发生休克，多时一日休克三次，于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四日被迫害致死，当时中共警察声称死于“心脏病突发”。知情人近期揭露说，四十七岁的陈秋兰是被野蛮灌食迫害致死的。

一位当时被关押在大庆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说：“二零零一年七月下旬，我被绑架到大庆看守所，后来得知这里有近二十名同修被非法关押，包括陈秋兰在内数十人绝食反迫害。我和陈秋兰被关押的监室只有一墙之隔，我不认识陈秋兰，也不知道陈秋兰被关押在隔壁监室，那天晚上狱警让犯人把被痛苦折磨一天的陈秋兰抬出去，我还以为抬走的是患病的犯人。过两天听到和陈秋兰同监室的犯人说她们号里死个法轮功（学员）。当时我不知道犯人说的法轮功（学员）姓名。近来我看到陈秋兰被迫害致死案例，从时间和发生事件经过、才确定了二十三年前那个残酷凄惨的夜晚、被犯人抬出监室的是同修陈秋兰；才明白陈秋兰被迫害死的第二天，看守所所长为什么让法轮功学员停止绝食，原来是掩盖草菅杀人的罪恶。（当时我还以为那个所长是出自恻隐之心）。”

大庆看守所多年来是大庆主要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内设“特殊”提审室，专门用于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看守所领导层换了几茬，得到升迁的多是基层迫害最卖力的残暴凶狠之徒（被大魔头江泽民和中共欣赏、利用的）。恶警察亲自或怂恿无德变态的犯人（社会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人渣）折磨虐待信仰真善忍的好人。

鼻饲插管灌食，极其痛苦，被野蛮灌食的法轮功学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咳嗽、气短、呕吐、流鼻血、吐血、抽搐、昏迷、休克，同时在痛苦不堪中还被打骂虐待及酷刑折磨。看守所为制服含冤不屈的法轮功学员，不管死活，照灌不误，有时灌奶粉及奶粉加盐或盐水，被残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用心脏病突发或其它病症或自杀变本加厉推责，至今看守所没有任何人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所谓送医院“抢救”无非借口，是违反法律规定不符合关押条件的，甚至有被杀人灭口。

大庆看守所张所长和白云山曾直接叫嚣：“你们绝食，我们有的是办法治你们，灌食给灌死好几个了，那不是白死吗？我们也没什么损失，你们威胁我们，我们不怕，看谁遭罪，先灌她们十天水再说。”所说的“水”就是盐水。法轮功学员曾问狱医：“你们这样的灌法，就不怕出现生命危险吗？”狱医毫无人性称：“这与我们无关，你们死了也是病死的。”据讲，看守所每年都有死亡名额。狱警还曾邪恶叫嚣：“你们炼法轮功的死了就死了，你们那个李宝水被我们打死了，谁又把我们(转下页)



走近法轮功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辅以简单优美的五套功法，使人道德升华，身体健康。

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获各国各界褒奖、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五千八百多项。唯独在大陆一地受到残酷迫害。

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五十种文字，在全球传播。《转法轮》是目前译成外文语种最多的中文书籍。

“书中阐述了‘真善忍’的道理，讲明了宇宙的来源和人生的目的，从本质上说明了疾病的起因，并给修炼者指出了解决之道。语言浅白、通俗易懂，内涵博大精深。未读《转法轮》，做人有遗憾。”这是读过《转法轮》的人发出的肺腑之言。◇

（接上页）怎么样了。”

一、陈秋兰被野蛮灌食致死

陈秋兰生前家住大庆油田采油三厂，二零零一年七月，她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看守所，期间，她绝食抗议反迫害，被野蛮灌食致死。

一位当时被关押在大庆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说：

八月份的天气很热，各监室都是双层铁门，狱警高兴了就把外层铁门打开，里层铁门能通风，可以听到监室外的声音。

四十七岁的陈秋兰被虐杀那天，上午绝食抗议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行灌食后，九点多钟，我听到隔壁监室犯人一阵骚乱，按铃报告狱警，说：陈秋兰一直咳嗽、抽。女狱警到监室说几句就走了。十点多钟，隔壁犯人又按铃报告：说陈秋兰还抽。胡姓女狱警说：“别理她，一会就好了。”意思是她装的没事。中午犯人又按铃报告，喇叭里传来男的声音：“什么事？”就没动静了。

下午，隔壁犯人报告说人抽得厉害。胡姓狱警在喇叭里告诉犯人掐（陈秋兰）人中。三点钟左右犯人报告说：陈秋兰休克了。狱警在广播里好象还告诉掐人中。犯人说掐了不管用。狱警依然置之不理。晚饭后犯人报告说：陈秋兰休克几次了，很危险。狱警也没来。大约晚上八点钟，我听见隔壁犯人似乎很慌乱并伴有嘈杂声，接连按铃

说：人已经不行了。过了一了会，女狱警来了，因有杂声没听清她说什么。大约一刻钟，狱警让犯人把陈秋兰抬走了，等犯人回监室后，再没听到隔壁有任何声音。（当时我一直以为是犯人病重被抬走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来钟，看守所张所长到监室门口说，让我吃饭，停止绝食，我没答应，他就威胁说：“你饿死跟刑事犯一样，死也白死。”当时我没想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午饭前，胡姓狱警来也让我吃饭，我也没答应。

过两天隔壁监室一犯人到关押我的监室，和管号犯人在一旁唠嗑，她说：“我们号里那个法轮功绝食，那天灌食后就咳嗽，抽得厉害，休克了好几次，报告管教也不管，晚上就死了，管教让我们给抬出去的。”管号犯人说：“我听到你们那边的动静就知道死人了，不然晚上不会让你们出去的。”（时任相关人员：大庆看守所张所长、白所长，狱医：齐红）

二、大庆看守所是这样残忍野蛮灌食的

这位当时被关押在大庆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说：我被非法关押半个月后，开始绝食反迫害，第三天被拽出去野蛮灌食，三个男犯人把我按倒在光板单人铁床上，我反抗，韩姓女恶警凶残叫骂着薅拽我的头发，按住头，男犯人有掐鼻子的，有按胳膊腿的，还有野蛮往鼻孔里插管的，我被折磨的险些背过气去，直往上呕，痛苦不堪。当他

们放开我，我站起来时，看到大厅里还有同修被一伙恶犯强行灌食，我往监室走时看见走廊有的房间里还有同修被打骂撕扯着灌食。当时绝食的同修被分波在大厅里和房间内被一伙伙恶犯野蛮灌食。整个大厅里狱警恶犯疯狂的叫骂声混杂一片，乌烟瘴气，简直象刽子手在行凶。我被送回到监室不久就听到上面所述隔壁监室里发生的一切，陈秋兰就是这天被野蛮灌食迫害致死。

这位学员还说：我刚被送进监室时，这个监室只有一位同修甲，其他全都是犯人，甲同修正在绝食反迫害，天天被两、三个狱警拖拽出去野蛮灌食。二零零一年七月末上午，三个狱警又拽甲出去灌食，她为抵制迫害，双手牢牢抓住监室的铁门框不松手，狱警对她扯胳膊踢腿地往外拽。几分钟后，三个狱警没拽动甲，就找来帮凶一男狱警，他们还拽不动，就开始掰她手，撕扯一阵只掰开一只手，另一只手怎么也掰不开。男狱警就狠毒地用手掌一下一下劈剁甲把着铁门框的手指，手被铁门框铭得非常疼痛，她坚忍着不松手。当时有良知的犯人称甲赶快松手，别让狱警剁了，多疼啊！甲仍坚持不松手，又被四个狱警撕扯一阵，最后被拖出去野蛮灌食。当甲被拖回监室时，被祸害的上身衣服全灌湿了。过两天狱警叫甲收拾东西走了，后来得知她被送进臭名昭著的黑龙省女子戒毒所迫害。◇